**宝章阁的梅魂：一代完人的清骨与风华**

宣城梅溪公园的宝章阁，像一本摊开的老书，安安静静立在那儿。我们这支皖南家风家训探寻社会实践队伍的目光掠过展柜玻璃，在梅兰芳蓄须的黑白照片前停住了。照片上的人面容清瘦，胡子像乱蓬蓬的荆棘，只有眼睛亮得像寒星，隔着八十年的时光，还能让人感觉到那份坚定。1942年冬天特别冷，这位被称为“伶界大王”的京剧演员，把胡子当盾牌，把高烧当利剑，在日本军医盯着他的时候，紧紧闭着嘴。体温计上的水银柱指在42摄氏度，他的腰杆却挺得像松树：“我打定主意，死也不给侵略者唱一出戏！”宝章阁的木头砖瓦都不说话，可“国重于家，德先于艺”的祖训，早刻进了每一道木纹里。

**一、青石之上的八字祖训**

上到宝章阁二层的家训厅，墙上挂着一幅梅氏族谱的拓片，正中间是“国重于家，德先于艺”八个字，像用刀凿出来的，这是梅家一百多年来做人的根本。这规矩的源头，能追到梅兰芳从没见过面的爷爷梅巧玲。

光绪年间，梅巧玲是四喜班的班主。有回见一个落难的举人，正把衣服拿去当铺换钱准备考试，他偷偷把所有当票都赎了回来。后来这举人考上官，却死在了京城，又是梅巧玲出钱办了丧事。恭亲王听说了，感慨说：“梅某人虽然是唱戏的，品德可比士大夫还强。”多年后，梅兰芳在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里说：“听了爷爷的旧事，就立志要学他做人，不敢乱来。”这份“忠恕”的道理，在他手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事：

梨园里的同行，只要在他剧团待过，哪怕老得唱不动了，他也按月发工钱，说“唱不动就养着”。1949年，听说上海有些老艺人死后家里连丧葬费都凑不齐，他马上让人送去500万旧币（相当于新币500元）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雪中送炭不问亲疏。

1947年战火纷飞，西安的“夏声戏校”快办不下去了。梅兰芳把学校迁到上海，还把一整场演出的票钱都捐了出去。校长刘仲秋拿到支票时，全校师生都哭了——这笔钱让戏校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候，后来不少学生成了上海京剧院的骨干。

**二、胡须下的中国脊梁**

宝章阁的展区里陈列着一把梅兰芳用过的剃须刀，刀刃还闪着寒光，让人想起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时的事——日本司令官亲自上门，逼着他唱戏，梅兰芳摸着下巴淡淡的胡子说：“蓄须之人，焉能登台？”

对唱旦角的演员来说，胡子就是艺术生命的枷锁，可对梅兰芳来说，这胡子成了刺向侵略者的刀。汪伪政权的特务把恐吓信塞了一信箱，大汉奸褚民谊闯进家里威胁：“日本有个暗杀专家叫黑木太郎，可不好惹！”梅夫人福芝芳瞪着他说：“梅先生一生宁折不弯，强按头？休想！”院墙外面，监视的宪兵影子像鬼一样晃来晃去，梅兰芳却在客厅挂起一幅《窦娥向天图》，上面题的字硬得像铁：“聚沙靠毅力，集花须乐观”。

不唱戏就没了收入来源。家里祖传的唐伯虎画的仕女图、郑板桥写的字，都被他拿去卖了。全家几十口人跟着挨饿，他就学程砚秋种菜过日子，晚上趴在桌上画画换米。朋友见他瘦得像根竹子，心疼地劝他“暂时忍一忍”，他指着窗外的冬梅说：“零落成泥香如故，我梅兰芳岂能不如花？”最没办法的时候，他让医生给自己打了三针伤寒疫苗。发着高烧，他对发抖的医生说：“死生事小，丢了气节才是大事。”

展柜里的《生死恨》剧本，正好翻开在韩玉娘唱“愿国家从此兵消霜散”的地方。当年在上海舞台上唱这句时的悲声，原来早成了带着血的预言。宝章阁的窗棂把阳光切成一块一块的，正好照在这行唱词上，像战火里没灭的灯。

**三、缀玉轩中的春风化雨**

走出放着沉重史料的展区，宝章阁东边还原了“缀玉轩”书房的样子。梅兰芳的半身铜像前，挂着齐白石送他的《雪中送炭图》复制品，上面题的诗墨迹还很清楚：“而今沦落长安市，幸有梅郎识姓名。”

1924年北平的冬天，已经红遍天下的梅兰芳，给齐白石磕了个拜师的头。这位画坛老前辈赶紧扶他：“梅先生名声这么大，叫我一声师傅就够抬举我了！”梅兰芳却严肃地说：“学本事不分高低，学生该有的礼不能少。”那以后，每次见老师都弯腰问好，下雪天派车去接，车里必定备着暖毯。有天晚上，齐白石去赴宴，被权贵们冷落，一个人坐在角落，浑身不自在。梅兰芳一进门看见，马上穿过人群走过去，恭恭敬敬行了弟子礼。满座的人都愣住了，他大声说：“这是我的老师白石老人！”那一刻，寒冰化为暖流。

尊重老师的品德像春风，也吹到了家里的教育上。梅兰芳的四子梅葆玖回忆：“父亲从不说教，对我们就像对观众一样。”长子梅葆琛逻辑学得好，他就送儿子去上海学理工；次子梅绍武喜欢外语，他支持儿子成了翻译家；只有梅葆玖的嗓子像他，让儿子学戏时，也嘱咐说：“别学我的影子，要成你自己。”女儿范梅强想从学戏曲改成学电视编导，他高兴地鼓励：“人贵自知，择路而行。”

缀玉轩仿制的书桌上，镇纸压着梅兰芳手抄的戏词：“春风过处枯木荣。”窗外仿若有一枝红梅伸了进来，淡淡的香味里，好像能看见大师给冻僵的齐白石焐脚的背影——德馨所至，满室皆春。

**四、三万文物的赤子心**

宝章阁顶层展厅的灯光最柔和，玻璃柜里一张泛黄的捐赠清单，记着1961年让文化界震动的事：梅兰芳去世后，他的妻子福芝芳照着丈夫的遗嘱，把家里三万多件收藏全都献给了国家。

这些文物是梅家一百多年艺术和道德的结晶：有仇英画的山水、徐悲鸿画的奔马、黄宾虹的画册、手抄的明代传奇孤本。更珍贵的是梅兰芳演戏穿的行头——点翠的头面蓝得像海，苏绣的戏袍上金线绣的龙栩栩如生。梅葆玖曾问母亲：“这些留给子孙不好吗？”福芝芳摸着儿子的肩膀说：“你父亲说过，珍宝聚散无常。捐给国家，才能永生。”后来形势不稳，风声越来越紧，文化部赶紧调了五辆卡车，连夜把文物运走。车轮碾过长安街时，车厢里梅巧玲传下来的翡翠扳指在盒子里轻轻晃，好像在和护国寺老宅子的雕花门楣告别。

“献宝易，献心难。”泰州梅纪馆的李祥馆长指着一组照片说。1951年，梅兰芳捐了一架飞机支援抗美援朝；1956年，主动把月薪从4000元降到2100元；1959年入党时，坚决不要高薪：“拿普通文艺工作者的工资，336元就够了！”这些数字背后，是“梨园行也该对社会有用”的祖训在响——就像爷爷梅巧玲赈灾时义演一样，梅兰芳把“德先于艺”这几个字，写进了民族的记忆里。

展柜角落放着1956年梅兰芳回泰州演出的戏票。当时泰州老百姓“万人空巷看梅郎”，他站在老宅子的天井里，抓起一把泥土说：“梅家的魂在根上，根在中华。”九年后，这三万件文物像蒲公英的种子，回到了人民手里，在宝章阁里成了永远的纪念。

**五、余音：枝上梅香千秋在**

陈毅元帅曾说：“人没有完美的，但梅兰芳是中国的一代完人。”这“完”不是说没缺点，而是把“国重于家，德先于艺”这八个字的祖训，实实在在做到了。从梅巧玲烧当票帮人的仁心，到梅兰芳留胡子明志的硬骨头；从缀玉轩里尊重老师的温暖，到三万件文物献国家的赤诚——宝章阁里藏的哪里是旧东西？分明是一部用清白品德写就的中国人的精神图谱。

晚风吹过梅溪，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京剧声。八百年前梅尧臣“宁作沉泥玉”的诗句，在宝章阁的青砖上透出淡淡的光。而现在，新时代的梅树枝，正穿过历史的烟，把香味送到更宽更广的地方。